



恨 縷 情 絲 上

林譯小說

第二集
第三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恨縷情絲卷上

俄國大文豪託爾司泰原著

蘭海縣陳家麟紆同譯

波子西佛殺妻

第一章

一日爲初春之晨。余坐火車。至一晝兩夜之久。有時過站而易車。余則徑坐此車。未嘗易站。同伴者三人。其久據此車亦如余。中有一婦。年鬢非少。然好吃菸。而被男子之外套。加冒氈於首。風塵滿其面目。此外有一男子。與此中年之婦。似曾相識。其年亦非暮近四十矣。好談。談衣服。整潔。入時。又一人軀幹短小。年事非多。而髮有二色。目光不定。無靜理。衣大外套。縫製極工。冠領皆稱。外套之。

中。襲短襖。白汗衫。加以花繡。然其狀甚怪。時時作異聲。似咳似笑。初不與人接談。偶與之寒暄。往往漫應。無復酬對。吃菸以外。但有觀書。時時引目臨窗而外盼。有時探篋出糗。或命淪茗。余觀此人。清寂無歡。則謀與攀談。則駭顧不酬對。展書而讀。或凭窗如前狀。余登車之明日。車至一站。此君竟下車。取沸瀋。其四十之男子。乃爲律師。遂約衣。男服之。婦人同飯。於是有新客數人登車。數人中。有魁偉之老人。毛髮新薙。狀如商人。皺紋歷歷。衣皮外套。冠大布之冠。坐處與律師及婦之舊座相對。商人與一同來之少年坐談。少年似爲人收發者。余去此二人之座未遠。以車停未行。彼二人所言。余尙能一一傾聽。商人曰。吾有腴田。去車站未遠。又語及買遷之起落。遂及惱烏苟婁市場境狀。少年則敘述其中浩飲者多。

狀至喧。慙。漸漸及博塞眠花之事。商人未及待。少年語竟。卽曰。余昔在苦那濱市場中。亦曾縱恣無檢。敍歡場景物。津津然。至於狎褻之事。則附耳作話。少年軒渠而全車爲之震動。商人亦笑。唇吻翕張。露其門牙。作深黃之色。余聞二人言。殊儻而無趣。卽起立車外。待車行始入。方余出時。卽遇此律師及婦人。且行且語。歸就座次。律師謂余曰。車鈴將動至二次矣。第三次車行。君幸勿下。語未竟。而鈴聲琅琅而動。歸時。見律師與婦談極歡洽。而此老商人面此律師。則抿唇作勢。似不直。律師之言。余卽歸座。行經律師之前。忽問律師曰。彼已告其夫。想彼決無瓦全之理。所以如是者。句余已不之聞。此時新客復齎至。車守及力人同來。厥聲曉曉。余乃不聞律師續談之語。及聲寂人散。律師復談他事。律師曰。近日離婚

之事。日乃數見。英法二國。固有此習。今則流播及於俄國。律師語至此。見座客皆默。而已獨喧。即亦不言。久乃語商人曰。在古之時。離婚事。吾敢信其無。商人甫欲作答。而車聲轆轤已動。車動後。老商人即脫冠禱告。律師亦不復言。直待禱後。老商人加冠於首。始答律師曰。古時固有。特不如今之多。然今日事勢。亦非離婚不可。言時而車行甚快。時余坐處。與二人略遠。則移與稍近。而聽其所言。此或咳。或笑。之人似亦傾耳而聽。特堅坐未嘗一動。聞此婦人微哂曰。人言教育之不善。其不善安在。以吾思之。邇來之結婚。較前爲勝。前此男女。不曾相見。直至婚期。始成好合。婦人語時。似趣望旁人之見。答續曰。前此夫婦。初不相識。亦無愛情。故於成禮之後。往往以性情不協。而反目。其意似向律師曰。君謂前此之婚。

姻。無。弊。乎。商。人。曰。邇。來。男。女。似。太。文。明。律。師。曰。吾。甚。願。聞。君。高。論。
試。問。教。育。發。達。後。何。以。人。多。離。婚。此。中。關。竅。安。在。商。人。甫。欲。發。聲。
婦。人。曰。古。時。之。俗。幸。已。泯。滅。律。師。曰。且。聽。此。老。先。生。緒。論。商。人。岸。
然。曰。天。下。愚。人。多。由。教。育。陶。鑄。而。成。婦。人。四。顧。座。人。後。將。欲。發。言。
而。少。年。則。起。立。而。笑。聽。婦。人。曰。夫。婦。既。不。相。能。何。必。同。居。同。居。亦。
有。何。樂。若。由。舊。法。則。夫。婦。之。偶。猶。同。禽。獸。之。合。似。主。人。爲。貓。狗。擇。
配。耳。夫。貓。狗。之。生。主。人。爲。之。配。可。也。人。有。愛。情。奈。何。爲。之。強。合。商。
人。曰。夫。人。不。能。爲。是。輕。藐。之。談。禽。獸。之。交。安。能。比。人。人。固。受。法。律。
之。管。束。也。婦。人。曰。譬。如。不。愛。之。人。能。同。居。而。並。食。耶。商。人。曰。古。無。
自。由。結。婚。之。事。今。日。始。萌。生。是。禮。文。明。既。發。展。則。女。子。少。不。適。意。
於。其。夫。卽。下。堂。而。求。去。不。惟。士。流。而。田。家。亦。然。邇。日。乃。愈。甚。女。子。

恆咒其夫。謂彼人風貌勝汝。我將從之行。不能更事汝矣。以吾思之。女子當令之畏禮。少年卽四顧作欲笑狀。余乃不知此笑笑商人耶。或隱贊其言。婦人曰。所畏何禮。商人曰。禮在宜畏其夫。婦人大拂曰。婦人之畏夫。其事已成。往古商人曰。夫人聽之。禮在無所謂。往古婦人之祖。卽爲夏娃。其生也。生自男子脅骨之下。故女子毋論。如何在禮。宜畏男子。商人語時。甚得意。少年復笑。意商人勝而婦人敗矣。婦人曰。此特男子之自爲非的論也。四顧座人後。復言曰。君輩男子有私己之心。故扁鵲女子至於不令平權。商人曰。男子循理。不能屈己下人。女子宜司陰政。道主柔婉。商人語時。座人皆以爲然。卽此婦人亦中懾。然仍未服。曰。男子固強。然女子亦人。知覺思想。皆如男子。何爲不能抗衡。果女子不愛其夫。義應如

何。商人曰。何至不愛。久之。則徐學愛夫之道。少年大以爲趣。婦人曰。果不學者。又如何。且愛情安可學。愛根諸心。胡能爲人所倡。律師曰。女子不忠事其夫者。夫人以爲有罪與否。商人曰。墜行之事。可以勿言。男子娶婦。自能設防。不至於敗檢而踰閑。律師曰。言固如是。然而婦人仍墜其行者。又如何。商人曰。果有是事。想不在吾輩之中。語至此。衆皆寂然。少年忽移座稍前。發其言論曰。吾適聞一醜事。艱於判決。近有一女。頗淫蕩。其夫亦略有聲望。與吾輩同業。後此女子與其肆人。有不檢之行。其夫欲問絕其所爲。以義導之。乃不之聽。此女後來。乃盜其夫之金錢。以遺所歡。夫聞而扶之。而女乃愈戾。竟與猶太人私奔而去。敢問諸君。其夫將操何術以治之。亦但有鰥居如未娶時。而此女乃愈趨於下流。商人曰。此男

子特蠢蠢。果新娶入門。卽嫻之以禮。何至播其醜聲。大凡婦人。萬不宜聽其自由。當新至時。宜有以警告之。諺不云。畜馬當加羈勒。處婦人亦然。語至此。車守入而斂票。老商人卽予之車票。復言曰。諸君聽之處婦人。萬不宜縱任其性。一縱卽不可收拾。余此時再不能忍。卽曰。先生適不述苦那濱市場乎。實則如何。商人曰。此別一事。與此初不相屬。語後默然。已而汽笛鳴。商人起取皮篋。整其外套。與衆爲別。低首出車而去。

第二章

老商人去後。衆復雜談。少年曰。老酋長行矣。婦人曰。此老太專制彼心。蹂踐女子。行同野蠻。律師曰。吾俄之人。於結婚事。較諸英法。尙遜其文明。婦人曰。吾俄之最怪者。乃不知無愛情之人。卽不足

成爲婚姻。天下無愛情。安得有夫婦。少年聞言。甚悅。此時有似笑似噓之聲。卽爲盛服之人。二目耿耿。似聞言。生其興趣者。卽移座近余。以手按其楊臂。張目言曰。諸君言愛情。敢問以何種之愛情。方能融洽。夫婦使之不離。婦人忽聞此人之言。防以激烈取怒。卽曰。必有眞愛情。始成長久之夫婦。其人曰。何由辨愛情之眞僞。婦人曰。人人咸知有愛情。是何必問。其人曰。我良不解。請夫人詳爲釋之。婦人曰。此易辨耳。然亦沈吟始言曰。愛情者。女意悅此男子。誠心專一。他無所屬。此方爲愛情。其人曰。專愛一男。爲時之久。暫亦當剖別。一年乎。一月乎。一句鐘乎。婦人曰。或先生意已他屬。故答非所問。其人曰。吾竭誠以對。不涉歧思。律師曰。適夫人言。蓋云婚姻主愛情。不愛無以成爲婚姻。又謂婦人曰。吾爲夫人註脚。能

達言中之意乎婦人點首律師曰第二義問者張目作怒容曰我所言初無歧思蓋專問此愛情可以支拄至於何時婦人聞言聳肩曰男女相愛至於終身耳問者曰夫人之言似近小說然以社會中人情言之安能如是之久男女相愛固不見其至於十年或經日或一小時岌岌不可自必矧終身耶語時自矜有得欲以誇示衆人於是律師及婦人與余咸曰似不如是即少年聞之亦不謂然第不答耳其人大聲曰吾知諸君所言均想象之言鄙言則出自實際不爲譟語天下人人咸具愛情尤知所以側媚婦人之術吾知之至審故敢爲是言婦人曰如君所言俄頃之愛情斷無是事男女果有深情非終身以之不可也其人曰否否男子固有永矢弗諼者而女子之心正自難測社會中自古至今直至萬禩

咸不能外。語後吃煙。律師曰。議論當互證。兩方不能謂男深而女薄。其人曰。否。吾非冒昧之談。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也。君謂男女愛情可以延此一生是然。一枝畫燭可以坐守。至於白頭而不滅也。語後復大吃其菸。婦人曰。此等愛情直指浮花浪蕊而言。非復閨闈中之愛情。今試問愛情之團結其根株安在。非兩心相印者耶。其人曰。是安得同。譬如男女雙栖共宿。卽謂之同心。乎語後大笑。律師曰。鄙人請爲君解圍。有社會卽有婚姻。婚姻旣成。則婦夫倡隨其常節也。並無所異。其人曰。如若所言。仍言有愛情。然後始成婚姻。吾則曰。今日夫婦婚禮。特彼此相愚圖一時行樂耳。何云愛情。律師曰。若以結婚爲相愚。何以自古及今不廢婚禮。皆以愚傳愚乎。其人曰。此俗例耳。試問何由有此。其有此者。特迷信上帝。

之心。語相膠附而成。好果不以上帝爲神聖。吾決其斷無結婚之事。雖然。迷信上帝。尙有分際。之可憑。果彼此自由。則萍水之合。決無終局。至有演爲慘劇之事。未可知也。余觀尋常之夫婦。狀似和諧。然其中。夫悅外婦悅外。夫貌合神離。正自不少。其尤甚者。其始膠漆。其繼冰炭。旣成冰炭。在法宜分。而又不分。復以同居爲外飾。則家庭之怨瀆。有不可言者。則非彼此相害不止矣。語時悲憤。無極。似不許人之辯駁者。余聞之。頗悒悒。少須。律師曰。此事固有之。其人謂律師曰。君當知我爲何人。律師曰。不知足下爲誰。其人曰。吾卽波子。西佛曾爲殺妻之事。衆聞言。皆默。亦不敢進問。波子西佛曰。適吾所言。殊激烈而怪駭。防諸君不懌。今告別矣。律師曰。同事之友。胡敢以足下爲不然。波子西佛語後歸座。於是衆復

傾談。

第三章

余座與波子西佛對面。天既黃昏。觀書亦不辨行墨。則閉目僞睡。直至第二站。律師與婦人。易坐他車而去。二人既去。而少年則陳其臥具而睡。波子西佛。既吃菸卷。復取茗而飲。余偶張眼。波子西佛忽呼余曰。吾在此。或不便於先生。果不適意者。吾請他徙以避君。余曰。否否。吾無有此心。波子西佛曰。君欲茗乎。此茗過醺。語次。卽以一甌授余。言曰。適彼人所言。均不中於理。余曰。何指。波子西佛曰。卽所論之愛情耳。吾則謂人生安有愛情。且先生倦乎。余曰。未也。波子西佛曰。果不厭倦者。請言其殺妻之事。余曰。可。波子西佛曰。此事。吾不傾吐。不能快也。余飲茗甚覺其醺。此時查票者。適

過吾前。波子西佛不語。待其去後。始語余曰。君曾否願聞吾事。余曰。亦甚願聞。波子西佛以手自拭其面。言曰。吾未娶之先。其行事亦猶恆人。蓋吾有恆產。頗饒豐足。以自給。亦曾畢業於大學校。然頗愛風月之遊。願亦自愛。不敢污人清白。但及時行樂而已。卽行樂亦無敢縱恣。時有女子。以情挑我。我岸然不爲動。亦知其用情所在。但僞爲無見而謝去之。語已少住。似有所思。忽出怪聲。卽似前此之咳笑者。旣而曰。續有女子似甚注意於我。我初贈以金錢。去後。心至感動。卽謂余曰。君可不必搖頭。天下逢此孽緣。萬無不失足之理。而可怕之事。卽伏於是間。余曰。何怕。波子西佛曰。可怕者。卽男子一見女子。生其無數幻想耳。幻想一萌。則後來殺機。卽伏於此。語時。然火吸菸。車黑。亦不辨其顏色之如何。但聞車軸之

聲與波。子西佛之咳笑而已。

第四章

波子西佛曰。此事吾惟經過。始知其中之非妙。試問吾何以有此業冤。吾甫十六歲。卽趨此危險之道途。吾時方爲學生。與阿兄同業。其初並未知情爲何物。及女子之性質如何。顧雖不識他女。然情竇已開。蓋當十四之年。竟爲同學之淫詞所動。然情尙無鍾。但有情慾之想。天真旣鑿。日頗戚戚於懷。知旦夕且壞。正於此時。爲吾兄之友。其人甚有姿首。名曰佳人。實則爲吾不佳之人。彼先教吾以飲酒及賭博。一日與吾飲酒。乃引吾至於勾欄。吾兄亦於是日同行。兄弟皆陷溺矣。前此吾所行事。而長者咸以爲然。時吾之學校。甚重體育而教習。又恆言陰陽和浹之事。尤足資以養生。吾

則。以。爲。御。女。尤。有。益。於。軀。命。由。今。以。思。悔。無。及。矣。自。一。度。之。後。每。見。女。子。則。中。心。如。狂。亦。不。知。其。所。以。然。須。知。天。下。好。色。之。徒。其。癖。如。耽。酒。而。嗜。博。一。吐。發。間。已。如。揭。其。心。肝。卽。欲。自。加。檢。攝。亦。所。不。能。吾。遂。成。爲。酒。色。之。蠹。而。道。德。事。業。一。歸。消。滅。矣。

第五章

吾。自。十。六。歲。後。乃。日。趨。於。下。流。以。一。身。爲。淫。朋。侮。弄。至。於。極。地。果。足。下。聽。吾。軼。事。三。十。年。所。爲。之。罪。孽。夥。矣。聞。之。令。人。愕。駭。前。此。恆。至。酒。館。及。跳。舞。場。中。薙。其。毛。髮。整。其。衣。袂。以。香。水。週。洒。其。身。黃。昏。時。衣。燕。尾。之。衣。淨。潔。無。垢。用。表。其。風。騷。意。令。女。郎。傾。靡。足。下。試。思。以。年。少。之。人。如。是。修。整。果。何。爲。者。使。是。人。以。是。妝。束。至。吾。姊。妹。之前。者。吾。曾。否。聽。其。所。爲。亦。有。引。而。去。之。而。已。且。告。之。曰。朋。友。吾。知。